

# 许叔微制方用药的特色

陈克正

宋代医家许叔微是一位著名的中医临床家。他晚年所著的《类证普济本事方》，乃“漫集已试之方，及所得新意，录以传远”，是他一生临床经验的总结。本书共收录373方，历代医家都相当重视，直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影响。笔者揣摩其方，其制方用药颇有特色，兹择要列举如下：

## 一、疏潜熄风

许氏治“肝经因虚，内受风邪，卧则魂散而不守，状若惊悸”，用真珠丸和独活汤两方。真珠丸养血镇肝以治本，方中以真珠母、龙齿、朱砂平肝镇心，枣仁、柏子仁、当归、地黄补血养阴，人参、茯神培土荣木，犀角清心除烦，沉香摄纳浮阳。独活汤祛风安神以治标，方中以独活、羌活、防风、前胡、细辛、生姜疏风，半夏曲、茯苓化痰，人参、沙参、乌梅、枣仁、五味子养阴安神。近世医家往往注重许氏的真珍丸一方，而忽视了独活汤的作用。其实许氏对两方是相提并论、相互为用的。如果把这两方简化一下，则其中真珍母、独活、当归、地黄、枣仁为其主药。真珠母平肝潜阳，独活疏风宣通，当归、地黄养血柔肝，枣仁补心安神，各有所用，不可偏废。《本草正义》说：“独活为祛风通络之药……病本虽属血虚，又宜于养血滋液之中，参入宣络温运，徐图奏绩”，这就是许氏用独活等疏风药的深意，是“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”的又一变化。

## 二、升降调气

调理气机，许氏尝用升降法，这是他制方用药的一大特点。如治胁痛，一般皆用疏肝理气法，许氏却用苦降升散之药，再佐甘缓和中，以调畅气机。如枳壳煮散，方中以桔梗、枳壳、防风、葛根、细辛升降调气，川芎和血

止痛，甘草、生姜调和脾胃，确有理气止痛之效。又如治呕吐的竹茹汤，方中除用竹茹、半夏、生姜、大枣、甘草和胃降逆外，又独重用葛根。《本经》载葛根主“身大热、呕吐”。葛根既可升清降浊，又可生津解热，故对下咽即吐的胃热呕吐甚恰。再如治喘，一般总不离麻黄，而许氏鲜用麻黄，不论虚喘、实喘，常于化痰散寒或温补脾肾方中，如细辛汤和五味子丸，加入细辛、槟榔两味，一升一降，升阳散寒，降浊祛饮，以收平喘之效。

## 三、寒热并调

许氏在不少方中，寒药和热药并用，初看似杂，其实皆有章法，较之纯方更进一筹。如治头眩晕的羚羊角散，方中既有羚羊角之寒以清肝熄风，又有附子、生姜之热以温散通阳，再佐防风、白芷、川芎祛风，半夏、枳壳、甘草化痰和中，治“本因体虚风邪乘于阳经，上注于头面”，或“犯大寒使阳气不行，痰水结聚上冲于头目”。又如治伤寒阴中伏阳的破阴丹，方中有水银之寒、硫黄之热，两药药量相等，与反佐者不同。许氏自注：“世人患此者多，若用热药以助之，则为阴邪隔绝，不能导引真阳，反生客热；用冷药，则所伏真火愈见消烁；须用破散阴气，导达真火之药，使火升水降，然后得汗而解”。此证症见脉沉伏有力、头疼身热烦躁、指末皆冷、中满恶心，故用交济水火、升降阴阳法治疗。

## 四、补泻兼施

许氏在许多方中，多予补泻兼施。如治“风虚多汗恶风”的防风汤又方，方中以白术健脾、温分肉、培土宁风，牡蛎固表止汗，又以防风驱风，使补中兼疏，散中寓补，实表而御风。《世医得效方》在此方基础上，以黄芪易牡

蛎，名“玉屏风散”，成为表虚自汗及虚人易感风邪的名方。又如治“风热成历节”的牛蒡子散，方中以牛蒡、豆豉疏散风热，羌活祛风除湿，生地养血凉血，黄芪补气托邪。《本事方释义》说：“此治历节久而四肢四末皆病，将成痹风，疼痛不休者，气血药中兼以散邪利湿，乃古人思患预防之意也”。再如治惊乱失心的宁志膏，方中以人参、枣仁补养心神，又以乳香、朱砂通络宁志，攻补兼施，因而“服之皆验”。许氏方中常补泻兼施，一方面在于扶正祛邪，另一方面在于补而不滞、通而不泄，使全方流动调畅，相得益彰。

### 五、活血通络

许氏方中常用活血祛瘀药，则又为其特点之一。如治一切瘫痪风的铁弹丸，方中以乳香、没药、五灵脂活血化瘀，又佐麝香辛香走窜，使人络通瘀，直达病所。又如治风湿痹症的续断丸，方中以当归、川芎养血，乳香、没药活血，防风、天麻祛风，川断、草薢补肾利湿。再如治梦遗羸弱虚损的八仙丹，方中以乳香、没药活血祛瘀，赤石脂、禹余粮固摄，磁石、代赭石、朱砂镇摄。许氏对化瘀药常喜用乳香、没药两味，盖因其辛香能散之故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说：“乳香、没药二药并用，为宣通脏腑、流通经络之要药，故凡心胃胁腹、肢体关节诸疼痛皆能治之”。

### 六、虫蚁搜剔

对于一些顽症痼疾，许氏常用虫蚁搜剔一法。如治白虎历节诸风疼痛的麝香丸，方中以川乌散寒，全蝎、地龙、麝香通络止痛，黑豆补养。又如治偏头痛的白附子散，方中以白附子、麻黄、川乌、干姜祛散风寒，南星、全蝎、麝香通络止痛，朱砂镇静。再如治惊忧积气、心受风邪所致癫痫的惊气丸，方中以天麻、花蛇、全蝎、附子、麻黄搜风，僵蚕、南星、苏子化痰，木香、橘红理气，朱砂、麝香、冰片安神开窍。这三方都使用了全蝎、麝香、地龙、僵蚕、花蛇等虫蚁搜剔之品，故能一、二服即

差，其效甚捷。

### 七、鹿茸补肾

许氏补肾尝用鹿茸、麋茸、羊肾等血肉有情，反对刚燥之品。他说：“脾恶湿，肾恶燥。如硫黄、附子、钟乳炼丹之类，皆刚剂，用之人以助阳补接真气则可，若云补肾，则正肾所恶者。古人制方益肾，皆滋润之药，故仲景八味丸，本谓之肾气丸，以地黄为主；又如肾沥汤之类，皆正补肾经也。”如治肾虚腰痛的麋茸丸，方中以麋茸、羊肾、茴香、菟丝子温柔肾经，《王旭高医书六种》中谓：“俾真阳旺而邪自退，所谓正治之良图”。《古今医案按》曾载叶天士治一遗精案，每月遗滑五、六次，兼有腹痛，触冷即痛，痛极昏晕，乃用鹿茸、人参、羊肾、茯神、龙骨、金樱膏，十剂而愈。叶天士曾撰《本事方释义》，他善用血肉有情之品治疗杂病，良受之于许氏的启迪。

### 八、巧用峻药

许氏方中使用峻药甚多，却有巧思。如用生川乌同米煮粥，加入姜汁、蜜解毒，以治手足四肢不随、痛重不能举者。他说：“疾在末，谷气引风湿之药径入脾经，故四肢得安，比阳剂极有力，予常制方以授人，服者良验”。又如治积痢的灵砂丹，用巴豆重汤久煮，待巴豆成紫色后减而去之，加入硃砂、朱砂、黄蜡同研为丸，方中以巴豆、硃砂攻积，黄蜡止泻收敛，朱砂安神。故“此药不动气，服之泻者止、痢者断、疼者愈、有积者内化，亦不动脏腑”。又如治哮喘的紫金丹，用砒石与豆豉同杵为丸，冷茶吞服。《本事方释义》说：“因多年冷哮喘嗽、喘不得卧，非辛热有毒之药不能直透重关，非陈腐之物不能引药入里；再佐以苦寒极冷之茶，引入病深之所”，且可减砒石之毒。又如治足痿不行的续骨丹，方中以木鳖子、乌头散寒振废，乳香、没药活血散瘀，天麻、白附子、羌活、地龙、牛膝祛风通络；并以无灰酒（陈酒）煮糊为丸，既可加强通血脉之功，又能杀毒。许氏这些经验，值得我们借鉴。